扈从康熙皇帝巡幸西鞑靼记

（比利时）南怀仁著　张美华译

〔这是南怀仁神甫致欧洲同道的一封信，寄自中国清朝京城北京。此信记述南怀仁扈从康熙皇帝巡幸西鞑靼之经过。〕

1683年7月6日，中国康熙皇帝，偕太皇太后和皇后，率大批扈从计六万人，携马万匹，由北京启銮巡幸西鞑靼。是年皇帝御龄三十。皇帝特别希望我伴随他，并嘱咐从我的两位欧洲同道中选择一位和我同行。于是我选了闵明我，因为他比我年长，而且专长科学。这次巡幸西鞑靼有数种原因。第一，使军队在和平时期经常受到军事训练，以便适应战争危急。为此目的，皇帝在这一年（从各省征募了精兵）回到北京，在广大中华帝国内巩固了和平形势后，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出决定：每年巡幸三次，每次为期一个季度，在巡幸中利用狩猎雄鹿、野猪和虎以训练士兵，使之产生与敌人和叛乱作斗争的实战感，为消灭今后可能发生的突冲进行演习。在他看来，这至少可以防止士兵、特别是他的鞑靼军队沾染汉人腐化堕落的恶习，这在和平安逸的环境中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事实上，皇帝出巡狩猎的方式很像一次威武壮严的出征。因为他身率六万多人，携带万匹马。士兵身背弓箭，腰挎马刀，军事建制，军旗招展，军乐伴奏。在追猎中，他们形成一个很大的园圈包围住山和树林，像包围一座将要攻取的城市。他们在这个大圈中，观看了西鞑靼人大举围猎的过程。军队又分编为前哨、中锋、后卫、左翼和右翼。每一部分军队的司令都由著名将领担任，而且都是皇室成员。

这次巡幸，按计划行军需七十多天（皇帝从早到晚都在追猎），所以粮秣、行李和辎重必须运过连绵不断的高山和峡谷，这些军需有的车运，有的由骆驼、骡子、马匹负载，每日行军的艰难困苦难以笔墨形容。在西鞑靼全境（不可认为西鞑靼地区与中国有关系，它虽地处中国西部，但它与东鞑靼有关系），除了山和河谷，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城市、没有村落，甚至没有一间房屋。这里的所有居民都是牧人，他们或住天幕或住茅舍。他们在为牲畜寻找丰盛牧场时，常常将天幕和茅舍从一谷地运往另一谷地。他们眷养的只是牛、羊、马；农民们眷养的猪、狗、鹅及其他动物，他们全没有。我刚才说过，他们有的仅仅是吃野草的牲畜。

……他们从不播种，也不收获，不耕耘，也不耙地。他们主要以牛奶、干酪和肉为主。他们酿造一种酒，很像我们的白兰地。他们喜欢尽情纵饮，往往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此外，他们十分崇拜他们的牧师，称为喇嘛。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邻近某些鞑靼部落，后者不举行宗教仪式，很像无神论者。

西鞑靼人和这些邻近部落，都是他们主人的奴隶，为主人效劳，因此很难使他们信仰我们的宗教；他们对主人唯命是从，……主人引向何方就去何方，不敢抗命。

西鞑靼地区，现属中国皇帝管辖，位于雄威的长城外，从东南迤北长数千华里，约合三百意大利哩。

皇帝用这种方式率领军队行进许多日，穿过沙漠地带，远离常行路径，越过几乎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爬过难以度量的悬崖峭壁。他每日都在行猎，乘马行于军队之前，经常头顶烈日，有时身淋大雨。曾经参加过前些年战斗的许多人坦率承认，他们在实战中也从未经受过像这次人为战斗中所遇到的困难。至此，皇帝完全达到了他从严训练军队的首要目的。

这次巡幸的第二个动机似乎是出于政治目的，即使西鞑靼人服从，防范王公们的阴谋诡计。这是皇帝动员大军、威风凛凛穿越这个地区的原因之一。为显示帝国威风，他还向那里运去一些大炮（这些大炮是前几年我在北京用铜铸造的）。他偶尔在山谷起风时发射数炮，在悬崖峭壁间造成回音，以增加炮声威力。皇帝从北京宫廷出发时也常常鸣炮，并有喇叭、鼓、锣伴奏。在这次行军中，有时在进膳时，为了眩惑这些野蛮部落的耳目，皇帝也命鸣炮奏乐。中华帝国，从古时起，就最怕西鞑靼人，他们从这个东部地区起，无数西鞑靼部落包围着中国的西部和北部；为了抵抗西鞑靼人的侵犯，或者说为了堵截西鞑靼洪水，以前历代皇帝建筑了长城。我曾四次越过长城，亲自考察过这项工程。确实，世界上的七大奇迹合并起来，也不能和它相比。就我亲眼所见来说，迄今欧洲人所得有关长城的一切报告，其记述远远不够。

这里有两个情况可以说明此项工程之无比伟大。其一，长城不仅走过平地，而且从东往西，许多地方越过山的最高峰，总的说来，是行走于山坡上；有些经过多年修建的城楼耸入云霄，其间距离两箭射程。在归途中，我们用仪器测量了长城的一个地方，其高出地平约1037几何尺。

我们真不知道，那些建造者如何能把这样大量的石头、石灰、水等建筑材料，从最低的干涸河谷拖到如此高而陡峭的地方。

其二，长城顺山势修建，形成各种曲线。它主要行走于山的突出部分，所以不能认为它只有一条，而应认为有三条。它保护着中国靠近鞑靼的整个边界。

诚然，在保护中华帝国方面，比起建造长城的那位中国皇帝（指秦始皇——译者注）来，中国和鞑靼地区的这第一位皇帝（指康熙皇帝——译者注）有更大功勋。这位有远见灼识的君主，兼用政治和军事，使所有西鞑靼人臣服以后，……他把整个中间地带分配给他的东鞑靼人，他们现在到处建立了农民的田庄和村落，虽然这些田庄和村落彼此相距甚远，显得很孤独。如果不是这样，西鞑靼人一旦团结一致，行动起来，就会侵入中国和东鞑靼。

众所周知，这位鞑靼皇帝是用政治和策略使西鞑靼人臣服的。他所使用的其他一个手段是喇嘛，他用高官厚禄诱使他们为他效劳。喇嘛在西鞑靼有很大权势，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为皇帝效忠。

为了同样的原因，现在统治着中国和东、西鞑靼的这位皇帝，特别器重喇嘛，利用他们管理西鞑靼人，虽然从心里说，他厌恶这等人，视他们为污秽不洁、对科学和艺术愚昧无知的人。

皇帝把西鞑靼的无数区域划分为四十八部，使它们成清帝国的属地；这样，汉人和东、西鞑靼的这位统治者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为世界上最伟大、最有权力的君主，是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统治者；因为他把许多地区和民族合并为一个整体，置于一个权柄之下，没有任何其他王公干预。像我说的，唯有他才真正配称君主这个称号，因为在所有统治者中，只有他亲自统治着如此众多的人口；他显著不同于其他统治者的一点是，从他开始实行统治到现在，他始终掌管着政府，从不允许任何人替他代行政务，也不许可官员们自行处理和解决任何公共事务，不论是某个地区的王公、也不论是某位阁老或者与他熟悉的某个权贵、或者他的宠臣和心腹。在深宫中，他也从不向宫廷的宦官或王子、或者在童年时代和他一起长大的同辈人表示屈尊，让他替自己管理政务。如果思考一下他的前辈的执政情况，就可看出，这些行为是没有先例的，是这个政府的特点。

康熙皇帝惩治罪犯非常公正；不论罪犯职位高低，一律按其罪行，撤职查办。他审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刑部的诉讼和判决，亲自对案件作出决定和指示。因此，不论何等品级和官职的人，即使与他有最亲血统关系的人，在他面前无不诚惶诚恐，承认他是唯一的统治者。

我必须谈谈以前我对鞑靼喇嘛的观察，因为这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目的有关。由于这个鞑靼人政府执行的政策，这些喇嘛很容易接近王公显贵，这种情况使我们更难向他们介绍我们的信仰。这些喇嘛对西鞑靼出身的太皇太后影响很大，她现在已年迈五十。喇嘛过去许多年一直受到她的恩待。

太皇太后颇受康熙皇帝的尊重，她从喇嘛们清楚知道，我们强烈反对她信奉迷信。也说奇怪，皇帝迄今对我们十分慈爱、非常亲切和尊重，甚至超过了喇嘛，这虽不说是奇迹，至少可以说是上帝的权力和保祐的证明。

在整个旅途中，有些大人物和地方长官经常莅临太皇太后天幕，向她祝福问安，并建议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我们将此事请教了皇帝的一位宠臣，因为我们与皇帝之间的一切事务，都是通过他传达和办理的。他向皇帝奏陈此事后，立刻回答我们，“皇帝谕，你们不必去太皇太后天幕请安。”我们从这一答覆清楚明白，太皇太后不喜欢我们。

这次巡幸的第三个目的、也是最后一个目的是皇帝希望改善他的健康状况。因为经验告诉他，他住北京时，各种烦恼使他的健康往往受到损害，他希望通过这次巡幸和改变生活环境以恢复健康，甚至使精力更加充沛起来。在这次整个巡幸期间，他克制自己不和妇女来往；而且在大批扈从人群中，除侍候太皇太后的妇女们，我们没有见到一个女人。即使太皇太后参加巡幸也是极其偶然的。去年巡幸时，皇帝带三位主要后妃至女真故都是为了谒此地祖陵。在前些年巡幸中，他从不带一个女人。

这里附带说一句，这次巡幸他所以带着太皇太后是为了避暑，因为北京的三伏天炎热异常。西鞑靼地区气候不仅凉爽，而且有些寒冷，特别是夜间。因此当地居民不仅穿毛制品，而且还用毛皮作衣服。这是因为这里是山区，海拔甚高。有五天，我们经常穿行高山峻岭，越行越高。

康熙皇帝希望知道此山比北京地平高多少，就命我们设计一些仪器予以测量。此山距离北京约三百意大利哩。在回程中，我们测量了一百多个山峰的高度和距离，发现北京的地平，更正确些说北京的环形水平比这座山的最高峰低三千几何步。

这块高原地区的土壤含有大量硝，这也许是此地甚冷的原因。这里不论何处，只要掘地三、四呎，就会发现这种物质，冻结得像冰一样。

西鞑靼的一些小王公，带着他们的子嗣和亲属从三百甚至五百意大利哩的远方来觐见康熙皇帝。他们坦然用目光、手势和身姿向我们敬礼，真诚表示好感。因为他们之中许多人只

会说自己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不同于东鞑靼语。有些人以前在北京还拜访过我们，有的还访问过我们的北京教堂。

一天，我们到达一个城镇，这是这次巡幸的目的地，黄昏时我们遇见一位年事很高的老王公，他是从皇帝帐蓬回来的，一看见我们，他和他的大批随员停下来，通过通事问我们谁是南怀仁。我们中间有一人一面说一面用手指我。他十分高兴地表示欢迎我们，并慈祥地说："久仰大名，您好？"他又以同样的方式迎接闵明我神甫，并问他好。我们从这次接触中产生了一些希望，设想总有一天，我们的信仰可以找到通向这些世俗王公的大门，特别是我们之中一些有科学知识的同道，应当用博得他们喜欢的科学仪器设法敲开这些世俗王公的大门，如果他们能为礼物所诱的话。

但是这个方法需要时间。在我看来，从较远的部落开始比较容易，即先对那些远离长城、尚未臣服中华帝国的部落作工作，然后逐渐发展到其他鞑靼人。其理由我可在小范围内予以详述。

皇帝在整个行程中对我们表现出仁慈和关心。说实在的，他在全军面前没有对其他任何人、甚至也没有对王公或者他的亲属作过这样的表示。

一天，皇帝和我们一起进入一个宽广的山谷，当我们在用科学仪器测量一些山的高度和距离时，他和随行的廷臣及护卫停下步来，在还有一段距离时，就用汉话大喊"您好吗！"然后他用鞑靼话问了有关山势高度的一些问题。我也用鞑靼话作了回答。然后他转身向随从们说了许多称赞我们的话；当天晚上，皇帝的叔父把称赞之语全部告诉了我们。

皇帝在其他许多场合也向我们表示过同样的亲善。如当着他的所有王公贵族的面，经常从他帐蓬的膳桌上给我们送饭菜。他甚至有时命我们进入他自己的天幕。有时他知道我们缺乏肉食，就命人送来几盘我们所需要的菜。他很了解我们守斋戒日的习惯，因此常问我们今天是否是斋戒日。

皇长子仿效其父榜样，对我们也同样亲善。一天他从马上掉下伤了肩膀，皇帝命他留住十日，我们和大部分军队也留下来。这时他的父皇也无心狩猎。皇帝几乎每天、而且经常一天两次（中午和晚上）从他的膳桌上给我们送来几盘菜。

康熙皇帝这样经常恩待我们，主要应感谢上帝的特殊恩赐和保祐。因为皇帝对待他人的态度、甚至对待皇族王公的态度也总是变化无常的。

有关这次巡幸的其他情况，很像去年参加过的东鞑靼巡幸。以后我将写信告诉你们，如我们是如何在马背上或轿子中完成这次旅程的，我们是如何和皇叔同宿共餐的，皇帝把我们专託谁照顾的。还有为太皇太后乘轿行方便，如何在高山深谷间修建一条大道。太皇太后乘轿行往返六百意大利哩。我们返回时走了另一条道路。河上、特别是在一条有无数弯曲的河上，处处建造了桥梁，甚至许多石山岭，石山被粉碎修为平路。为修这条道路所花的金钱和劳力，欧洲人是难以置信的。

迄今所发生的其他事件，闵明我将有信详述。我们旅行的收获和对基督教世界的益处，我在前几年写的东鞑靼记行中已经谈过了。在这方面，指出一点就够了。皇帝的意志对我们处处有限制，如违背他的意志、或者对此有任何轻微的表现，都会立刻危害我们的整个传教事业。可是我也曾两次冒险和首席大臣（皇帝经常通过他向我们传达圣谕或送表示恩宠的信物）交换意见，并曾两次请求他，在不冒犯龙颜的情况下，可否建议皇帝允许我们将来不再参加巡幸，或者至少把我留下来，因为我已年 （下转四封）

（上接第49页）

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发表祁龙威写的《洪仁玕事迹证补》，又征引了这些新资料。从此大陆学人相继引用，对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史事，有所补充。溯源追本，其功也是属于萧一山的。

①以上引文均见《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序》
②见《太平天国诏谕·杨秀清萧朝贵会衔诰谕跋》。
③见萧氏《资政新篇·序》。
④见神田喜一郎《欧洲访书记的发现（2）—荷兰莱登大学收藏的汉籍》。一九三七年发表于《书志学》8—4。
⑤见山本达郎《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关于太平天国史料备忘录》。一九五一年，发表于《史学杂志》60—10。
⑥见程演生《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后记》。
⑦见《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诏书〉跋》。
⑧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⑨见谢兴尧《读〈江南春梦庵笔记〉跋尾》。此文辑入《太平天国史事论丛》。
⑩见《太平天国诏谕·救世真圣幼主诏旨跋》。
⑪见《太平天国诏谕·洪仁玕譴谕克敌诱惑论及与蒙时雍李春发会衔譴谕合朝内外官员书士人等跋》。
⑫见《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钦定士阶条例〉跋》。
⑬见向达《牛津所藏汉文书》及王庆成《记牛津大学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并论太平天国印书的几个问题》。

（上转第39页）

老，无论如何，免我参加每年两次的这种差事。

在我们最远的旅程上，在距离北京最远的地方，我仍然十分准确地按时收到北京神甫们的来信，并经常能将回信传送给他们。因为沿途都有贵族们的信使来来往往。我们的这次行军从表面上看非常雄伟壮严，但实在说，在中国没有哪个神甫受过我们在这些旅程中遇到的艰难困苦的百分之一，不论就经过的地区或渡过的时间说、或就遇到事件说。恕我不能一一详述。我所说的皆是每天在马背上急书下来的。此信所述仅是粗略观察而已，读者知其梗概就可以了。

一六八三年十月四日于北京

清史研究通讯	**编　　辑**	《清史研究通讯》编辑部	**国内订购处**
（季刊）		（北京张自忠路3号）	北京1122信箱发行科
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总第19期）		（北京张自忠路3号）	**国外订户**
1987年3月15日出版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汇款银行**：北京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帐　　号：7140 4137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第975号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定价：0.65元